北京古籍保护

陳眉公集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序

題禁臠序

婁江表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帨門長卿四壁耳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徧嘗不妄甲乙至是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口競爽是其禁臠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

臣撰者二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葢人間之豪
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
不得一焉天厨所供豈藿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
禁臠名是文意葢出此雖然以神仙沆瀣視之卽天
子禁臠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方
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
臠勝人間酸餡子萬萬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
有骨者

紀遊稿序

普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吾遊也
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吾於
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
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異迹以
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
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
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
稅駕而瓏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
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

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班于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綵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於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譟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稍烏背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決莽之烏

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觧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觧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遊倦矣余且觧車休焉手王子紀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

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繪儗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蓋出其餘膏剩腹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遍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幛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筆花樓詞序 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擅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繢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況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董玄宰制義序 代

昔人有云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其豔且嘆于兼

技如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世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首龍鍾寢息魚蟲草芸而蒸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蹻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乎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即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秘起家不佞仗節南還攜玄宰文奚囊中意將訂其贋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匿羞澁不能解於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憩者況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於聲偶四六

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翦裁非才美不足以繢
繢非韻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子
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撷白如運風乎舉
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荅
能低眉掩面退而遊於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
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梏
腹博戰于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
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豈六合以
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
蒐羅鉤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
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駁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
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讐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
二子有古書淫傳僻每以舉業餘暇漁畋於四游千
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
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於河取火
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
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
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閶則亂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雝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蓬伯玉之車音益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盡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官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

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尤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鐺餅出籙中數束文鼈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官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官鼓

篋而北遊于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
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
若飛蠹之當黃鵠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
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煙雲樹麓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
舍舉子而外海内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鍊陶洗必欲至
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寻讀
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寻薄乎云爾而董生
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
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
成非可强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
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寻
以雞肋而投寻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
有高卧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
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
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

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抄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幷百家而抉其精髓以潤色鴻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卽時藝垂不朽者也施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稱一時公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飫聞緒論諸所服膺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班矣先生天授絶人自髫年遊黌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罣諸胷中獨好古忘倦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嶽二酉之秘靡不沉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援飛猱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

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閎深偉麗逸宕汪洋信手自成絶調而不可拘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機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運造化于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載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請文屬梓屬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在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周志齋制義序

萬曆戊子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涖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其聞喜而加額曰是公其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兩師旱魃又招與循環而更嚙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

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徑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一間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大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絺繪以為文簿書期會以為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為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滭滭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于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官商之相生者乎公成進士于　世廟之朝于運為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扇泰岱之峰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礴礴而

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吏未有合傳予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内之多士而已哉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朝旋奉　璽書敦趨召公父老子弟與遮留郊關車不得脂馬不得鳴公爲停轍搴帷慰勞之涕淫淫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

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九地磽民瘠捍罔嗜稅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鬼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邑雖靜伏方偶以比于華上如孤臣客卿乃兩邑委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宴肩之公甫下車曰茲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蒭蓄之灰旋生一陽于黃宮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懸敲朴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賦堂皇之前先後趾錯矣未嘗緣趾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

羣胥抱牘而立公耻爲鉅筩第兩睫所燭如明神天
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
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
逞折枝而起幾欲遁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亭鼓不鳴
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飾厨
傳過爲罄折以乞言笑乃薦牘旁午上天官民必手
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卽遊刃而治何以垂
六朞而畧無幾微之倦于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
自陸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

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
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頴有以
也且今之批龍鱗而賡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
豈素負名節而忍自後于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
十萬無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
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喉領且岌岌殆也舍親
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
諫書奏牘寧復有亟于此者乎予友朱某予姪某爲
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予爲文請逡巡從臾

一挽使君之轍亍謂爾無以情故强公公目擊東南疾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蠲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于是兩生聞亍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亍嘗笑此乃閨閤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與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亍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從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亍之文其從而下乎

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逞逞借爲筐篚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鄉何元朗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所謂白鵠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耻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淪茗時少旁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蓋自尊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祝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嘗以熠燿之光而爭蜉蝣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閒檇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已在何必後世楊子雲哉

題李茂承詩草 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間有名家然于米顛倪迂頡頏而稱伯仲則難鴈行蓋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

所寄而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籓籬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恒夢寐古人非唐響不出口吻言言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真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卧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益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絶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枝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爲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葉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秘苑各秉地靈吉卿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

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
王之風俠鼬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
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
爲始其于弼咈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
矣長白吳鈎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氣澌
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
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
人第取兩九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
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閉關右遼左之上罔兩翕張
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叔之禿管
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
鬼神之仙者幾希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內也潛若豢龍倪若拱鼠矣至于徜徉
山水微露本眞拾松毛鑿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
樹杪遊侶嘲爲老猨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勑斷家事
一了名山之緣癭瓢螺缽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
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

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交讙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恒嘆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幃作鬚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蠃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象於筆端者乎昔有黎遊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登蓮華諸峯至約寺僧以煙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履千巖萬壑縮地於掌牖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卧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電走其爲文奇矣然其居恒讀書深心湛思氷凝蟲蟄以候

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耦于古人而已也乃其爲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行而不敢爲弔詭以騖時俗常曰雉卵之伏於地也雷彌震入地彌深迨數千年而後化爲蛟龍聳鱗動甲衝山破石如度纖塵人之鼓屐而登蛾眉秦山也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目然蠶桑耕稼惟甫田平隴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世之所爲蜉蝣熠燿以翕聚而後發散爲奇是以海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

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白雲而乃戀戀一蟻蠟功名哉彼蓋有所樹立思一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霸越狎五湖乃悉裝輕寶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埋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今天下而有盡知范少伯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文又僞蒙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故題以授之墨卿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絶無今人士紈衣之好披短毳沉沉土墻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糈以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戛金石往往出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而問若何　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墨霧言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毋氏以至今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拔俗之韻雖耻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必有慟於毋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迎而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於予因題其文曰懷椿堂稿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絶矣即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採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葢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通于劍術若范少伯聶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内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元裕咏歌先生逢衣而遊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汶汶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前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璈灸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夫容

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寶諸

國策膾序 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即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轆轤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穽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劄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

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之鎖碎而爲竹頭木
劚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
鶴之暇芟剝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
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枋始于七
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豢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
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
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
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
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
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
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
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
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
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
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于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
呈伎倆于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譬

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
真人符錄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
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
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
文而窮干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毋與子由弟
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
游關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
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題南游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逃之如魑魅魍魎之影也然
滄浪之歌茅茨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
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廼其父
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
特甚秋冬之交與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槖中
之詩草五色矣探奇串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
投贈多騷壇酒鑪故其言嫻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
禪之玄寂故其言間澹而清眞欽之篇篇奏之余卒
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

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性情之理嘔肝枯髯以傷天鼜轉更伐也今興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琴瑟激自天籟者也夫詩以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益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

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聾坐客時莆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于詩遊閩之後幽愁孤憤篇咏間作舅氏芧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作者亦不得而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不飲不食者蹲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激爲嘯蓋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弁化性情中之聲氣盡歸于烏有故文士之歌咏與匹夫匹婦之笑

啼其不能遏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
才之餘自能掇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
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眞幽澹高
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
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
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
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眞之故若
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
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
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
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居廬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
以外艱廬于鳳皇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
此眞何氏白楊巷耶四方申唁者非磨鏡自齋則東
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轍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
踵相屬于其廬吾師一一撤淚以應之檻成鐵筆成
塚也其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唳空胥

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縞素文氣飛揚其位置嚴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　其聲韻斷續如氷山羇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調而同絶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　之文喪禮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裒授經門人褰蓑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其弟子輩得因諷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眞像臨帖之與眞蹟則又遠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即六朝諸公未有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情博于綜採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秘某不能窺其萬

一而時一感興達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
狀莫逃六鑿翕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
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
後臭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
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　非拜參往時
者敢不能比于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眞不媿
何　部可外哉

鳳皇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
氣耳其東髮從師旁坦席受書蓋吾師之文經緯相
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指而大要以氣輔理
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藉交
道日益廣出則公卿候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贊文
者踵相藉于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
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捷手一編竟
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舫舴艋至鳳皇山寮焚香端
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煙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
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包

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伏流萬三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礴礴之勢直與元氣相爲始終蓋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當世莫有摧其氣者以故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化發爲文章經生墨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即緜此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江河擘脈分于四瀆百川雖善沒者誰能測師之津涘哉斯文也兆足以行矣故拂末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頼川之里時聚德星古今文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傴仰與老農病道士嗒然班荆據梧之間而已而客之迫而迹者愈甚乃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于明甫項君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援豪而報如山之牘蓋

小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面夫明月照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觚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鐵筆不冢明甫能乎哉昔索靖柬七紙晉王平南廣日不去手永嘉之變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于困學名奪其上每以巳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如余畏客思逃而之于寂莫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玉簪閣詩集序

橋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廓煙銷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絶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褵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戸潛夫寶軸牙籤少黛眉下惟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窓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眞欲惡朱奪紫若向
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
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
奮飛柏子爐寒茱萸珮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
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於蛛網是用收遺文于
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
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鼬妻織錦焉用文之卽
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文苑豹斑序

予於崑山有讀書臺干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
在季孟之間近買艇做玄眞子天隨生故事釣竿詩
卷往來三山中而于干將尤數葢貪與沈裕父周旋
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
纖林月出羣峯雪霽與余杖履相偶坐蘚石臥花茵
或間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霏霏如屑其
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經緯方內方外之事由學博
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予序予遍知
裕父帳中之秘葢在是夫處士不讀書與老農牧豎

何異有如裕父沉湎文苑眞能組繡烟霞繪畫泉石干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籜衣紙白牛驂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妬我

谷響錄序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兎至濂上人翦榛洗石具敞人天之觀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襆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荅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泖

口烟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濂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黜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乂手躬身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窩外則亦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眉公集卷之六

陳眉公集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序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饒蒹葭鳧鳥鷺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煙艇虛無出沒半落几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篆錦囊所襲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

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峯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曰鴛鴦湖不堪濯纓三泖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此中擷蓴膾鱸一識孫漢陽袁相國及陳布衣霜白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汎矣于是吾輩皆舉觴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童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之傍皆有題詠顧未嘗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諼者也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

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況于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眞識見也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入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不可此眞擔當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眞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眞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眞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囹圄福堂此眞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子識之于是不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眞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

而止矣予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秘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裒爲陳氏逸民史既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葢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所長是故負巖穴竇之賓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頹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般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往畧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所作也二公奉　詔總修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鼙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人遯士指冥鴻以高騫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顛脫蓰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

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勳勒犧尊而繪麟閣乖象譯而播雞林卽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璧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予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逖流音尚徽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 代

鷺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畯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

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俳以至請祠竄嶺感愴萬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予又于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籧篨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

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殺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畧慶陝賑饑民哀枯骼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或慷慨抗論或委蛇奏牋引諠據經率然而作必歸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即置之文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

析如流既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
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通顯
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
版之文悉出公手其聲價眞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
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
子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
衡而稱鼎足況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
博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
卧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

警自砭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巇欲死上
不慙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懇若忠
宣者是古今眞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
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俎鼎叔旦舉而薦之
管蔡不食誰能强之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
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
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
一家言此實藉當事者之寵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
全書鷺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倪雲林集序

昔泰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泰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卧清秘閣洗拭梧竹摩娑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横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益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墨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予笑

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陟岵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顧獨號松峯居士松峯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士教授樵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吾雖慕葉尉而性好泉石盤桓萬峯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謖謖乎其掠予而來也宛若置我于笙鏞韶濩間矣翁樂甚無以我爲念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

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于是復繪爲陟岵瞻松圖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憔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于陟岵爲今雖匏繫博士籍不及歸此不過鷦一枝鵲一巢耳若其進而簪筆承明之廬濯纓清華之選譬之于松承沆瀣戛日月黃鵠嗷其巔兎絲緣其下即徂徠泰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況豫章之木乎斯時也

使海内屈指名世者推本于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巍然若魯靈光蒼鬢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于煙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咏居恒務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就有過于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且以釋孟修悠悠涉岵之思焉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已意而條達之以不詭于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噉蔗之癖間嘗抽繹一章冥思枯坐務至于點胸會心而後止即深夜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

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醍醐老耆舊得之一言可以振聾聵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于作者而已乎士大夫塲屋較藝如小兒鬬草皆從暗中猜摸誰假誰眞至于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綠狼藉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經傳爲已任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于世然未五十已蒜髮駐齒自顧主平從微細夾帶滲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憩而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閒俎豆語也予休矣請置公一編于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峯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鍾隨其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脉大勢飛躍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尤聶隱娘徐夫人之匕首張

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
耳極之須彌納于一芥虛空生于一漚龍藏指甲蝸
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
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于奇
書無所不讀才儁而識高采博而鑒細此集雖小題
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
若以擬唐人詩家即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
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語而爲之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抑交十五年餘矣長抑才情雋發下筆數千
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卻走其他經生公車言
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抑杜門謝一切不
急之交善刀藏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
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恫則章郁謝玄軍乎
綦組相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崑
崙奴聶隱娘之劍術乎縱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
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
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眞人之息也踵霜降水落迺見

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柳之文非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卜之矣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九劍及一切異人異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棄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子祖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鱗鱗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眞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

心雖不屑屑于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于語言文字
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
内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
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酤老鶴
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
敕令種藥蓺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
事畢尋然後置邯鄲道士枕于朗閣以待之

代徐澤夫自序吹篪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于冠裳志雅羞

乎紈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禿兎
頭之頴于焉染指或可嘗鸞乃材拙屢擯于大方之
家而命奇巧弄于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冠分飛舉
舌視妻恨牛衣之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
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末技
之雕蟲余孺子以舉業駑駘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
牘而輒命數窴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
簾幃而竟去支頤頻蹙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
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

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魂夢皆疑兒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岐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希帚敝宜拋河清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鋏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飰而嚴訓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蛛網之久縈耳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于三

昧聊呈露于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高懸腐鼠抑亦海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于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冥鴻不下普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莒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骨肉團圞酒杯慰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雞肋斯在無雙遜于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金石之音奏樂且擬壎篪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于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

一束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尚書家言其文昌于時矣虞卿深沉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子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迂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螟螣蟊賊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芻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相輔而行其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强同于天下而以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荒瘠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則蠻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尋山冠

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閒田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兩老農尚有微長歟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鉏以觀兩君之衰馬休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尚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尚書文裒而刻之題曰尚書口珠以謁序于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其粗噴烟飛漾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言

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尚書言故嘗習徵珠事士必博物强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其文澄徹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有閻風崔閒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朱遂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先生之善喻文也于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尚書口珠

論膾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録一通丹鉛其旁至無所容筆斆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旁及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傯間半以空拳博戰異日立　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畫笏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對門人輩就予絃誦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拈示之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然不過義鼎之一臠而已童翁曰此亦可膾炙人口請梓之名曰論膾

菁陽集選序　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帙

予于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者無能加菁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于藏名如此先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

落宦轍逡巡于荊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拂拭酒罍時時觴咏不輟如太白之殿衆星朱霞之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且益工者矣先生之詩自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遺海內其誰不北面壇坫以從乃過自嵌匿慨然有身隱焉文知斋我貴之意

當是時何李雖謝徐廸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與詩筒往來迺知　武　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耻如先生豈非前輩一代典刑乎雖然先生軒髯域中瞠目霄外即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人宜其出入邅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光父始克搜緝遺牘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蠹腹將不與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于藏名如此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

劉共父共父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變商即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懺之然海内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輙能相其醜好眞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赭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傍無天子及六宮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眞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眞才子也孝若十五即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韶秀清華深往沉鷙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猱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蕋

珠貝葉幽厓巉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之才如此而又能深心湛思與天上與淵沒蓬蓬乎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有眞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型日磾被貂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爽而虬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此矣孝若之才眞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眼請以吾言質之

陸宮保適園序 代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予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睫則園于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擾四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

小閣出于樹稍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藍輿造之日偕故人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雕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撤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間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蕃蔓草惟二公之荒陂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泖上甚數嗣後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

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
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
之報哉予口詘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予焚香披對
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
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
能批駁好醜眞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
之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即玄宰
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
巴之嗜得即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

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予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予與
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躞之事玄宰
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
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
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
榮祿榮祿流離宋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
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
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古今粹言序

予遁峯泖間如秋蟬腐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于殘書中蠹遊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惡知文哉不佞竊觀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剽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逐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强而不快喉素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于是剖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襍見于文字中益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社之巫祝非禮也市儈之嫚罵非俠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古者如徒以史書施之金石碑板識者噦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舌鳥之篆岣嶁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是集自孔子家語左國秦漢唐宋迄我明先輩諸名家稍稍裒聚余亦未逮校其失次失款而門人輩已私從剞劂氏之請輒乞序于予曰庶令初學者一寓目而爲古爲今盡

在遐覽可乎予嫣然曰聊以付童子呻吟之一助其
舛錯缺畧令賞鑒家爲之噴飯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若夫抽其神理遺其皮毛而不泥古泥今古與今盡
屬烹鍊中請以俟當代之知文者

棘隱園漫草序

予昔居干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
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
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毋之焉文
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
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慶先生先生清明豪爽
耻談戶外事軒翥營目意不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
長以難伯慶者伯慶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嬈于病
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
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慶之
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
五色雲而伯慶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
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
有石憨伯慶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卧

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鐵冷篋中而桐鳴爨下即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恡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甲秀園集序

予嘗讀鼉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予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朽

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讀天下書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音耳君綺歲嫺公車言兼綜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慨君君從父宦游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

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噓唏寮帷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慨君君家自文獻公逋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慨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窮穴必虎子珠必龍頷吾慨君君交游徧海内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眞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慨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慨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

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
君孝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
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
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内或泫然而泣或聽然而笑
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
子之助也吾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
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
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中作
活計予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

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
鐵筆冢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卧君哉山中清課謂
專屬之眉公何如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東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粟陽袖中
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孟元片言出
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瘧不及向
河干歌渭以別既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
視前彌雋彌古而感慨牢落之意時見于毫楮間戛

然蒯緱彈而唾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之高才奇節往往托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雞肋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直與青山白雲等耳黃魯直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況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藻相映發搴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于燕趙聲者孟元饒文章經術是草特其一班若世有大人先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咏其武城之絃歌乎先生聽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嚆矢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眞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

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苧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岕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恐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想呵詈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于腐脇何如隱囊紗帽脩然林澗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濶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恐濫觴于胡奴耳益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

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于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沈裕夫棲天馬山沉沉如孤臣客卿春時遊槳簇簇門外酒香歌聲唐突十步之內乃裕父日扃戶洗竹刪花不接俗客客至從花竹間退避如避虎子客去但拾蕉葉掇古人遺事續門析品成若干卷以佐高枕耳昔人謂擁左右書勝南面專城今裕父身作五色蠹魚浮沉墳典堆中使讀之者若掇明珠翠羽零星可珍如此書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隃糜司空圖松枝筆暇則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一書則勝于神仙赤文綠字多矣雖然山中近有大拙長老挂塔無影樹下方不立文字裕父得無慧業未盡掃除否顧黃面瞿曇洗空一切尚不能了龍藏五千四十八卷則謂裕父蕉葉抄便是拈花微笑未爲不可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

野震之解邦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壒素以攝心寓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欵予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斟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同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貝葢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頼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彦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

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懋劇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況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予獨雅重公蓍蓍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棄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子太叔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語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噛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毋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

者輒握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吏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亍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寵者湔之宴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倏上當路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賕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

以是賀公幷上之司封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萬曆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績書于天官氏縉紳父老亟請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既已首列露章薦聞于 朝謂公者固 天子屏御間名守也 上方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旟熊軾烏可無往于是公屬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續食載公後車入覲于 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于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罔良于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

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劉辨矣予則烏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于耳目之外而人有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盜黃頴川興化蜀文翁餘學鄭青州賑饑公之爲公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膏沐焉夫　天子之政分于守守之政分于令如使守挾其尊以跼下下爲忮以忤上上下相猜燥濕敵

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亦安所藉手以報　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笾塤相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卧理有餘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子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署出爲良二千石其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宜以餘吏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于易公以離照而三侯以巽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

虛中受禪于鼎爲腹三君子誡絲以棼御轡以佚承
睫盻嚮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于鼎爲足若此
者天下之完鼎也　天子以明年坐明堂開閶闔貢
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
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代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
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脂車在
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華亭卓魯也父老
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
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之爲華
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
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
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
其譁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
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
闋　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
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醝禁清陂塘收骸骼蓋朞

月而上下之間宓宓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永胙我華亭則又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脉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鍔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倭奴唐突鯢鬣漸張公既用其精于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穎將復試于熟邑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即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即公絃歌武城矣他日　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以章東吳循吏之盛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于縣令司理令宰一邑而司理間以使者檄旁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如洞垣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痌瘝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恒倚爲察淵爲隼

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恒揣爲貝錦爲伏戎而誠缶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蓋自爲理于松者三年不獨薦書旁午首推轂公即父老子弟以及于逢掖諸文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勵操則淵魚也其剸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于上下之間而均節于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于公者心無所置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于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之矣公既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既以顯庸其所自出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鎖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某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請得一言爲賀夫詩推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馘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嘻此學博之所以不

能忘頌于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 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爵氏課績奏最　天子爲賜　詰以褒榮其兩尊人于是紳裾以下矢詩歌以彰盛美琅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策褒而龔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相史官觀民風採聲詩則納而授諸工瞽畢公之計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倣古鳴玉而

贈言者爲賡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以來皎如氷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紽是也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晷堂皇之上豪奸巨猾以爲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鉤鉅而片言立剖矣詩有之遇睨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之章公嘗一再攝邑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茲是也請爲公歌泂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于公者若控諸父母有干請于公者若徘徊躑躅于師保之

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
請爲公歌恩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徼令聞
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
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
成薦牘旁午上　天子將重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
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嵩高之
章歌闋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
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曆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
我白陽司理公而尚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

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冢孫嗣大金吾序

益　肅皇帝中興于運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
起自南服爲　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則
惟文貞徐公實應之　穆宗嗣寶著有勳猷于是以
九載考績　特旨加公伯爵陰一子爲金吾將軍
公對颺稽首稱萬壽者三而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
寵利居成之意　天子俞允停止伯爵而還金
吾將軍如故益異數也公拜　命以授其四世孫次

第爲大帥而今遞襲且至于五世矣嗣君方脫襁褓
天子卽巳　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
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
慧韶頴伏地虎拜如成人禮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
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
筵有衣金紫至騶玉稱　宮保者其眞古之親臣世
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
令官父子並九列得　賜與朝請其一時光寵莫及

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于大官則將安所報稱
以矢之異日昔者　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
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
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
先帝且能擁衛　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　玉冊
金滕炳若日月　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
吾　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于無窮而豈止今日
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驁奕奕有奇表他日
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閥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

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之琳琅滿　朝永爲　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耦類坤卦之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

理備矣易頤卦曰愼言語節飲食中庸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脉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驪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貿貿矣婁東名醫雲谷穆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即不肖老饕且將捫舌而思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況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

節知節則自然身心俱泰雖謂食物輯要即頤卦節
卦泰卦之注脚可也讀此書而雲谷之精于醫道并
可知矣是故眉道人序而傳之

陳眉公集卷之七

中華古籍保護